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七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武宗沈湎日甚在廷緘口不言即蕭斛以酒誥進規亦未敢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五十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七

元

武宗皇帝

戊申至大元年春正月以阿實克布哈為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

初阿實克布哈見帝容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麯蘖是耽妃嬪是

箴其闕阿實克布哈抗辭進對剴切指明深得人臣忠愛之義武宗果心悅其言即當因而節飲乃藥石甫進而麴蘖旋陳足知其杯勺所耽實已習成于性則其亟為嘉予亦不過姑予優容雖左右賀得直臣亦烏足以納誨之益耶

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阿實克布哈頓首謝曰臣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于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尋以太子請復入中書既又賜爵康國公

兩浙饑

民饑者四十六萬戶死者甚衆詔戶月給米六斗以

西僧為蒙古所尚因難屏除然處之亦自有道元代崇奉太過

沒入朱清張瑄財產賑之時浙東宣慰同知托歡徹爾議行勸貸令斂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寧海縣（晉縣今屬台州府）簿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寧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于民既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托歡徹爾雖怒不敢問

西僧毆上都留守李璧釋不問

西番僧之在上都者強市民薪民訴于辟璧方詢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髮捽諸

至今其位列公孤干預政事已為非體而其徒並借勢力侵漁市肆凝害閭閻尤為强悍不法且以留守重臣輙敢梃擊拘囚釋而不治則守土者將何以伸彈壓之威而横行益無顧忌馴致凌毆王妃實大損國家體統武宗不但不繩之以法方為下斷

地搖朴交下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蔡噶（舊作龔柯）等與諸王和尔巴拉（舊作合兒八剌今改）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旨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者截其舌皇太子聞之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遂寢其令

三月建興聖宮

為皇太后所居

帝如上都

手截古之令縱其妄為紀綱要任乎邦寧之辭免平章不過慮外廷之議其後而故為退讓非果知大義也大司徒與平章均為重任豈閹豎所宜為武宗既悦其辭何以轉加峻推且更授以丞相之職躬蹈漢唐秕政顛倒實甚至邦寧前辭

夏六月隴西雲南地大震

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

邦寧在宋為小黄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帝欲以為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閹腐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之中涓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聞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悦加大司徒遥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似茇尤小人要結帝救周禮乃謂書法無貶詞且以分注備載川言為嘉與守分何其謬也

秋七月王子和錫拉帝長子即明宗按和錫拉舊作和世球今改後仿此請括河南田詔止之

和錫拉請立總管府括河南歸德汝寧瀕河荒地歲收其租中書言瀕河之地出沒無常近有伊瑪噶舊作赤馬罕今改者妄稱省中委之括地以有主之田指為荒地所至騷動被害之民相率來愬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妄以其地獻于皇子且河南連歲凶荒脫從所請為害非細帝曰安用多言其止勿行

築呼鷹臺于漷州本遼漷陰縣元升漷州明改為縣本朝省故城在今順天府通州南呼鷹臺在今通州故漷縣西南亦名晾鷹臺

初改鷹坊為仁虞縣秩正二品命右丞相托克托等為院使領其事至是築呼鷹臺漷州澤中發軍千五百人助其役

以塔斯布哈舊作答思不花為右丞相奇塔特伯奇舊作乞台普濟為左丞相今並改後仿此

詔内外機務並從中書區處諸王公主駙馬等毋沮

撓之近侍官屬及內外諸司事非由中書議者毋隔越奏聞

八月諸路水旱蝗

時淮揚旱蝗江浙大水詔凡發使賑貸之處差稅並蠲除之仍令有司贖饑民所鬻子女中書省臣言夏秋之間鞏昌地震歸德暴風濟寧泰安真定大水民居蕩析江浙饑荒之餘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父鬻其子夫離其妻哭聲震野所不忍聞是皆臣等不才

猥當大任以致陰陽失序顧避賢路帝曰災害有由

非爾等所致也但當慎所行爾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一月以西僧嘉勒斡巴勒舊作教瓦班今改正爲翰林學士承

旨十二月省臣請汰冗官節財用

省臣言世祖時自中書以下諸司官有定員邇者諸

司遞陞一級一司多至二三十員事不改舊而官日

增乞如大德十年員數冗濫悉汰之又今中都築城

大都建寺及爲諸貴近營造私第軍民困斃廪藏空虛而用度日廣每賜一人動至鉅萬恐至不繼宜暫節縮況百司之事每于中書有干預者乞申禁之帝曰嘗令諸人毋干中書之政他日或有乘朕忽忘持內降文記至中書者其執之以來

禁賈人乘驛

時有進沈檀異木可構宮室者勑江浙行省驛致之中書省臣言西域賈人佩虎符馳驛馬名奉勑求珍

異乃或以一豹上獻亦要回賜虎符國之信罷驛馬使臣所需畀之商賈誠非所宜旣又言江浙諸驛半歲之間使人過者千二百有餘三布斡鼎（舊作三布丸丁今改）等進獅豹鴉鶻數日食肉千餘斤自今有來獻者乞令自備資力從之

罷天下屯田

中書言天下屯田一百二十餘處由所用非人多致廢弛除四川甘肅應昌（元路城在今克西克騰西北）雲南為地遠

遠餘當選習農務者往覈其可興者興可廢者廢詔從之
閭月太傅哈喇哈斯卒諡忠獻
伊徹察喇進攻徹伯爾諸部漠北悉平
伊徹察喇言徹伯爾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心儻諸部合謀必為國患請撫安都勒斡于庫齊舊作欽徹今改及處諸部來歸者于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帝稱善趣進軍攻之徹伯爾

等果欲奔庫齊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左還敬儼字威卿其先河東人後徙易水爲兩淮轉運使

時儼爲江南治書侍御史以議立尚書省不便忤宰

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儼爲左運使欲陷之

儼至黜貪理敝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省臣

來會鹽筴欲以所增羨爲歲入常額儼以民罷已甚

以羨爲額病民以爲已不可遂止

己酉

二年春正月越王圖剌有罪賜死

圖拉拔雇不欲至來辭而瞋目狂言實無禮于君之甚者自宜明正刑章然推其悖慢之由乃自恃擁戴前勞逆懷怏怏不知圖喇本武宗誅爲定位之始僅能手縛一賊臣有何大勲而遽膺茅土賞過其分轉致怨望慈深實由武宗不善馭下有以釀

圖喇居常怏怏有怨望意前秋帝幸涼亭元時巡幸駐蹕處有東西二涼亭廢址在故開平城南明置驛于此去古北口四百六十餘里將御舟圖喇前止之言涉不遜帝由是銜之及宴萬歲山在今獨石口外上駟院牧厰東土人名額勒哲伊圖阿爾賓鄂拉山圖喇醉起解腰帶擲地瞋目謂帝曰爾與我者止此耳帝疑其有異志命省臣鞫之辭服遂誅之

始親享太廟

以受尊號告謝太廟為親饗之始是冬以上太祖睿宗尊謚廟號及光

成之也

獻莊聖皇后尊謚復親饗
光獻太祖后莊聖睿宗后

追還內降璽書

丞相塔斯布哈等言朝廷璽書不由中書徑令翰林
頒給者自大德六年至今凡六千三百餘道皆干土
田戶口錢穀銓選獄訟害民妨政之事請悉追奪後
凡不由中書者乞勿予之制可

帝如上都

御史言京師之內工役繁興加之歲旱民饑狂愚易

阿哈瑪特盧世榮僧格等相繼倡聚斂毒百姓雖即于刑然而民之受患已深況尚書省之立

咸令乘輿行幸之命丞相一人留守京師著為令從之

夏六月復徵僧道賦稅

從省臣言也

秋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邱

八月復置尚書省以奇塔特布奇克為右丞相托克托舊作脫虎脫為左丞相三布幹舊作三布瓦洛實為平章政事保巴舊作保八為右丞蒙格特穆爾舊作忙哥鐵木兒今並改為左丞王罷參知政事

變法害政復蹶踣然事敗後併入中書得少休息乃言利之臣繼起復踵前非且以新政舊事分隸兩省效尤滋甚武宗奈何墮其甘言而不加察乎

初帝欲復置尚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臣言前者阿哈瑪特僧格相繼立尚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為之若止命中書未見不可帝雖是其言而仍欲行之至是命約蘇保巴與塔斯布哈集議保巴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所為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執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其尚書省

官以奇塔特布濟克托克托為丞相三寳努約蘇為平章保巴為右丞王罴為參知政事帝並從之三寳努言尚書省既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歴任者有之此皆素習于事既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勑仍改各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以尚書省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罪之

置太子右衛率府

宦官侍側而太子以誤人家國為問正當舉千古治亂之效痛切剖陳庶儆儲宮厥鑑有資且使

命右丞相托克托御史大夫布琳尼敦舊作不里牙敦今改後仿此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隷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請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旺扎勒曰詹事移文數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旺扎勒愧曰實不慮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為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啟一日約方啟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

宵寺聞而知獻乃王約妄進甚惡皆有之邪說不自知其悖理而于僞獸禁遏之術畧無發明此特顧忌中涓巧為撲蔽以了事既負諮詢之意並乖輔導之方史于此似有予詞何耶

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

九月頒行至大銀鈔

帝從約蘇言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鈔凡十三等每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一錢隨路立平准行用庫及常平倉以權物價毋令沸騰元之鈔法至是凡三變云

帝還大都

始鑄錢

先是鈔法雖皆以錢為文而廢錢弗鑄至是始詔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産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秩從五品錢文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

復行内降旨

尚書省言三宫内降之㫖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宜仍舊行之儻于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歸臣等從之

冬十月以皇太子兼尚書令

初帝從竒塔特布濟克等言由尚書省任人而以宣勅散官委之中書至是太子言舊制百官宣勅皆歸中書以臣為中書令故也自今勅牒宜令尚書省給降

宣命仍委中書從之

貿江南富民子為軍

約蘇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輸地稅餘皆無與富室有占編民奴役之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其力可知乞令有司以糧五萬石以上者石輸二升于官仍質一子而軍之所輸之糧半入京師以養御士半留于彼以備凶年富國安民無善于此詔如其言行之

十一月以阿薩爾為尚書左丞相行中書平章政事尋出商議遼陽行省事

庚戌至大三年春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為同知樞密院事初孟既逃去有譖于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邪之信一日太子侍內宴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懽者李道復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于色也帝即命搜訪之

得于許昌陘山在今許昌府新鄭縣西南亦作邢山為南北臨道山海經所云火陘之山是也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為朕賓師者宜速任之乃命以中書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立皇后鴻吉哩氏托琳子班巴爾之女托琳舊作脫憐班巴爾舊作迭不剌今並改

二月寧王庫克楚世祖第九子謀反流于高麗

庫克楚與圖喇子喇特納錫哩舊作阿剌納失里今改後倣此謀為不軌事覺下庫克楚獄竄喇特納錫哩于漠北磔西僧德勒克舊作鐵里今改等二十四人于市遂欲誅庫克楚平

漢文帝知張氏受錢而反賜以錢唐太宗知長孫順德受絹而反賜以絹史皆謂所以深愧贓吏其事已乖賞罰之正矧謀逆之黨誅所必誅顧可不用刑而用賞乎在世祖當日積絲為幣

章政事特格獨辨其誣詔釋之流于高麗

三月賜諸王徹伯爾幣帛

初世祖以海都叛詔積其分地五戶絲為幣帛俟其來降賜之至是其子徹伯爾來歸尚書省臣請以賜之帝命省臣備述其故以與之使彼知所愧

夏五月詔尚書省右丞相托克托左丞相三寶努總治百司庶務

尋加托克托太師爵義國公三寶努爵楚國公

或者假慦賞以誘來降若渠魁已死允孽自歸與前此勢殊事異武宗猶拘尼成說乃欲數其愧恥之心亦昧于事理矣

荆襄大水山崩

襄陽峽州路荆門州大水壞官廨民居二萬一千八百餘間死者三千四百餘人汝州六安州循州皆大水

冬十月詔減宫人膳

尚書省言宣徽院元置扶正三品掌供玉食及燕享之事廩給日增儲侍雖廣亦不能給帝曰比見後宫飲膳與朕無異其嚴實減之

十二月始以太祖配享南郊

先是三寶努等言奉詔舉行郊祀典禮臣等議欲祀

北郊必先南郊今歲冬至祀天圜丘尊太祖皇帝配

享來歲夏至祀地方丘尊世祖皇帝配享至是有事

南郊以太祖配享上帝

殺大都留守鄭阿爾薩蘭（制宜之子舊作阿兒思蘭今改）

阿爾薩蘭襲父職為武衛都指揮使尚書省構其與

兄榮祖等十七人圖為不軌置獄鞫之並棄市籍其

家中外宼之

城中都在翁郭察圖之地元時建為中部今鑲黄等旗牧厰西北故沙城是也土人名為察罕巴勒哈遜城 按翁郭察圖舊作旺兀察都今改

以牛車運土各部衛士助之限以來歲四月畢集失期者罪

辛亥四年春正月帝崩

壽三十一國語稱曰庫魯克皇帝庫魯克蒙古語傑出之謂元史舊訛作曲律今譯改

史臣曰帝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太盛而遥授之官衆賜賚太隆而泛賞之恩溥至元大德之政于是稍有變更云

皇太子罷尚書省誅托克托三寳努約蘇按宰相年表約蘇時為平章政事續綱目于三年二月書以約蘇為左丞相本紀並同蓋當時遥授之職以丞相仍領平章非真相也今特删其前文而附辨于此

皇太子以托克托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悞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多爾濟河西寧夏人舊作朶爾只今改後仿此諫曰為政而首尚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

其尤者既而御史言托克托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博囉特穆爾哥爾濟蘇烏納爾舊作烏馬兒今改後仿此等奸貪害政令中書方欲用為各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加罷黜從之尋復以行尚書省為行中書省百官庶務復歸中書

罷城中都

皇太子以司徒蕭珍城中都徼功毒民命追奪其符印令百司禁錮之凡中都所占民田悉還之民

以特們德爾瑪拉哈齊之子按特們德爾舊作帖木迭兒瑪拉哈齊舊作木兒火赤今並改後仿此為右丞相旺扎勒李孟並平章政事召先朝舊臣程鵬飛等十六人

召先朝諳知政務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字受益鄆之東阿人張閭陳天祥尚文字周卿祁州深澤人徙保定劉正郝天挺字繼先出于朶魯別族世居安肅州董士珍蕭𣄵字惟斗奉元人劉敏中字端甫濟南章邱人王思廉字仲常真定獲鹿人韓從益趙君信程文海阿哈瑪特杭州路達魯噶齊此又一阿哈瑪特非世祖時姦臣阿哈瑪特也詣闕同議庶政不

赴名者五人按元史陳天祥傳言天祥辭疾不至又劉敏中蕭𣂏傳具言于武宗朝辭歸不復起是亦召而不至者餘無考

守成憲開言路重名爵節財用興學校定律令舉切時弊

二月罷剛哩克托都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克托都至進父老問民間利病咸謂杭城舊有便河通江許湮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克托都曰吾陛辭時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

以為便行之可俄有詔禁作土功克托都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也不一月河成

三月皇太子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即位是為仁宗皇太后欲用陰陽家言令太子即位隆福宫御史中丞張珪言當御大明殿太子悟移仗大明殿既即位親解所御衣及濟遜衣元史舊作只遜輿服志元一色服也按今蒙古語凡物之顏色謂之濟遜只遜蓋音譯之訛今改正二十襲金帶一賜

釋奠所以尊師重
道從臣中豈無一

之

詔百司遞陞品秩者復舊制

詔武宗時百司遞陞品秩者悉從至元舊制既又諭
省臣曰卿等裒集中統至元以來條章擇老臣明法
律者斟酌重輕折中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之
則抵罪者庶無冤抑

寧夏地裂

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

可遣之人何致令宦官行事此即無災異亦足貽笑千古元史以風災記失未免反覺失實至邦寧前此諫沮武宗傳弟仁宗釋而不問固見大公然以開府崇階濫受刑餘濟為褻視名器非特矯枉過正亦失制馭閹豎之道矣

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初帝在東宮邦寧知三寶奴等畏帝英明乘間言于武宗曰陛下富于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歷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為集賢院大學士尋死

夏四月罷行至大銀鈔銅錢

詔以中統至元鈔法行之五十餘年比因尚書省妄

事變更既創至大銀鈔又鑄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錢以鼓鑄弗給新舊恣用曾未再朞其弊滋甚命悉罷之時楊多爾濟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為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廢邪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五月遣兵擊八百媳婦

帝以八百媳婦寇邊命雲南王及右丞阿固岱此又一阿固岱非成宗時左丞相之阿固岱也討之陝西侍御史趙世延字子敬其先永古特族人居雲中北邊祖鞠于外家諤為趙固氏焉　按永古特舊作雍古今改諫曰蠻夷事

吏弊固當懲治
然欲一切剗除

在羈縻先朝用兵不已至亡失軍旅誅戮省臣令第當選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宜勿用也不聽

秋閏七月賜李孟爵秦國公

孟感帝知遇頗以國事為己任節賜與重名爵覈大官之濫費汰宿衛之冗員貴戚近臣惡其不便於己而心服其公皆無間言時風俗奢靡車服僭擬上下無章孟請各為之限制帝皆從之初帝在懷州深見吏弊既即位欲痛剗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

之則已甚矣李孟謂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厲之最為持平之論仁宗乃云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語近于偏且因其曲為保護稱為真長者言則亦未當于理察吏之道惟當激濁揚清峻罰固不可以概施而有犯必懲亦不可因言而遂為寬貸惜仁

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為保護如此真長者言也嘗謂之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賜爵秦國公圖其象命詞臣贊之每入見稱曰道復而不名

增國子生為三百人

帝既命李孟領國子學至是又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布呼密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

宗之未見及此也

以次補伴讀著為式既而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祕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詔自今勿限資級果材而賢雖白身亦用之

九月還安南國王陳益稷舊賜田

益稷入見言臣自世祖朝來歸妻子皆為國人所害朝廷因遥授王爵賜漢陽田五百頃俾自贍今臣年幾七十而有司拘所授田就食無所帝謂省臣曰益

稷來歸宜厚賜以懷遠人共進勲爵授田如故

冬十一月罷營繕

李孟奏錢糧爲國之本今毎歳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内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帑藏見貯止十一餘萬安能周給浮費宜悉停罷帝納其言罷諸營繕時都水監傳旨給驛往取杭州所造龍舟省臣諫曰陛下踐阼詔天下凡非宣索毋得擅進誠取此

内降與官最為弊政前既戒近侍毋以文記傳旨中書而省臣亦言內降得官者多至八百餘人奏請停止曾幾何時復積至千人次年又有誠左右僥倖加官之勑而倖官閹官仍授榮資仁宗非不明于治體而詔旨屢

毋有乖前詔遂命止之

十二月詔停內降旨

帝初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以文記傳旨中書敢有犯者徑逮其人治之至是省臣復言祖宗立選法明黜陟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躐等進階僭受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復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偽豈能盡知壞亂選法莫此為甚帝曰自今凡內降旨一切勿行

下悛忽變更太阿之柄誰實操之而漫無主宰若此乎

仁宗皇帝

皇慶元年春正月制進翰林國史院秩

帝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須朕自選用毋輒擬奏

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于是陞翰林國史院秩

從一品尋勅博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

夏六月乙丑朔日食

勅左右勿僥倖乞加官

時朝廷封拜繁多羣臣無功而受王公之爵者前後相繼于是誠左右勤職業勿妄僥倖加官御史中丞郝天挺言自先帝即位之時大事初定故于左右三五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倖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迹于朝比者雖令追印裁罷曾未經歲又復紛然不知朝廷名器重則升斗之禄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内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為黜

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叅理機務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俟任滿方許超遷庶免朝除夕改啟倖長奸之弊

冬十二月李孟罷以張珪為平章政事

孟以請告還朝即堅求謝事命以平章政事承旨翰林而以樞密副使張珪代之時帝欲以伶人曹約尔珠

舊作咬住今改從後倣此為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為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止之

癸丑二年春正月特們德爾罷以圖固勒舊作禿忽魯今改從後倣此為右丞相

先是以平章阿薩爾為左丞相張閭為平章政事在事元年五月後二年閏以強奪民田為中丞楊多爾濟所劾罷至是特們德爾以病去職以太府卿圖古勒代為右丞相

三月立皇后鴻吉哩氏

彗出東井

丞相圖古勒等以天象示警奏請罷黜帝曰事豈關汝輩其勿復言御史臺亦言富人夤緣特旨濫授官爵敘政宣徽用人多廢罷之流內侍託爲貧乏互奏恩賞而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釋重囚諸王駙馬寺觀土田徵租民間擾害尤甚皆今之弊政所宜悉革也制從之

夏六月京師地震

詔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廷

河決

陳亳睢三州開府陳留等縣皆決漂民田廬無算

冬十一月初詔行科舉

初世祖時議定科舉新制未及行至是中書省臣復以為言乃命定其條制下詔行之科場每三歲一次開以皇慶三年八月為始天下郡縣興其賢能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策之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

語中庸孟子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限五百字以上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

京師大旱疫

帝問弭災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夫舉湯禱桑林事以對帝歎曰此實朕之責也赤子何罪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尉遲德誠字信甫絳州人亦上言西僧以作佛事疎放罪囚以為祈福奴婢殺主妻妾殺夫皆獲寅緣以

免實悉典常必欲修政以答天譴夫豈有先于此者哉

甲寅延祐元年春二月以趙世延參知政事

省臣言比奉詔漢人參政宜用儒者侍御史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永古特非漢人其署宜居右遂拜參知政事

夏五月勅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

秋八月地震

勅宦者勿授文階或有悔于邪挙齊階加秩之失乃曾未踰期

而續元暉復有昭文之拜何前後自相矛盾蓋由本無定見言不由中故不能持之以久耳

冀寧汴梁及武安（漢縣元隸磁州今屬彰德府）涉縣（晉縣元隸真定路今亦屬彰德府）壞官民廬舍壓死者三百四十人

九月復以特們德爾為右丞相

圖古勒罷以阿薩爾代為右丞相阿薩爾自言非世勲族姓不可以居右相因舉特們德爾自代遂拜特們德爾開府儀同三司録軍國重事至是復拜右丞相而仍以阿薩爾為左丞相（未幾李孟亦復起為平章政事後三年孟罷以王毅代之）

冬十二月詔定官民車服之制

帝以士民靡麗相尚僭禮費財命中書省定車服等第惟蒙古及集賽諸色人不禁然亦不許服龍鳳文

復以齊履謙注見前為國子司業

帝初即位履謙與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俱在國學教養有法未幾以履謙僉太史院事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為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為私試詞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高等禮

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詔經理江浙江西河南民田

張閭言經理之法世祖已行但其間尚多欺蔽遂遣

閭等往三省行之限民四十日以其所有田自實于

官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緣為姦于是民

不聊生盜賊蜂起田野荒蕪其弊反有甚于前者樞

密副使吳元珪注見前入見言世祖限田四百畆以給

軍需餘田悉令貢賦況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

定籍田有定賦令經理之法務以增多為能加之有司頭會箕斂元元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帝命仍遵舊制

二年乙卯春政月遣使巡行天下

詔遣宣撫使分十二道問民疾苦黜陟官吏

三月廷試進士

賜呼都克托里舊作護都沓兒今改後仿此張起巖等五十有六人及第出身有差分進士為兩榜蒙古色目人為右漢

人南人為左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正八品兩榜並同

夏四月戊寅朔日食

五月成紀縣山移

是夜疾風雷雹北山南移至夕河川即夕陽河在今秦安縣西寧記羅谷水分流入夕陽河是也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

大陷沒民居監察御史馬祖常字伯庸世為永古特入居靖州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馬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

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時帝在位久猶居東宮飲酒常過度祖常復上書言天子承天繼統當極保受玉食之御猶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拜之義大内正衙朝賀之地雖陛下不忘東宮之舊竊慮起民間觀聽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尚闕誠使羣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則雖有懷奸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其口乞令中書集議或三日二日常出視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

加宦官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

江西湖廣饑

秋七月畿内大雨水

贑州民蔡五九作亂擒斬之

初經理之法既行特們德爾猶以為未實復下令括田增稅而𢫫智洛建音舊作昵匝馬丁今改後倣此在江西酷虐尤甚信豐注見前一縣撤民廬千九百區夷墓揚骨以為所增頃畝居民怨毒入骨贑州民蔡五九等遂率衆寇抄汀漳諸路陷寧化縣唐縣今屬汀洲府據之稱王建號詔遣張閭討之擒斬五九餘黨悉平

以趙世延為御史中丞

世延自參知政事遷中丞詔省臣自平章以下送之入臺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為特們德爾所忌用太后旨出為雲南右丞陛辭帝令仍為中丞

冬十月以郭貫字安道保定人為參知政事

貫初為河東廉訪副使帝在東宮時韋五臺注見前因問河東廉訪使默尔格特舊作滅里吉歹今改後仿此何以有善政左右曰副使郭貫之教也厚賜之及帝即位累遷至淮西續綱目作浙西今從元史本傳改正廉訪使至是以為參知政

事

十一月彗見紫微垣赦

丞相阿薩爾以星變乞避位帝曰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其復乃職苟政有過差勿憚于改凡可安百姓者當悉言之因赦免各路差稅有差

立武宗子和錫拉為周王出鎮雲南

初武宗既立帝為太子丞相三寶努復勸立和錫拉召剛哩克托都言之克托都曰太弟翼定宗社居東

宮久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異日能保叔授其姪乎克托都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寶監之至是議立太子丞相特們德爾欲徼寵請立皇子碩廸巴拉（帝嫡子即英宗舊作碩德八剌今譯改）又與太后幸臣錫哩瑪勒（此又一錫哩瑪勒非前譜定宗時之錫哩瑪勒也）

王于兩宮遂封為周王遣出鎮雲南

詔免江浙等三省自實田租二年

時方警贛州之亂而張閭在江浙復以括田迫民有

至死者御史臺尚書畧言經理及括田之害詔罷之復令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始止科其半而汴梁一路凡減虛增之數二十二萬石

丙辰三年春三月平章政事張珪謝病歸

初皇太后以特們德爾為太師張珪嘗論其不可至是帝如上都方度居庸關鎖哩瑪勒傳太后旨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時珪子景元宿衛左右以父病篤辭還帝驚問故殊不懌遣使

方春鳥獸孳乳禁民畋獵猶是毋覆巢毋麛卵之意然犯者抵死則因愛物而轉以厲民輕重倒置矣

賜之酒進拜大司徒遂謝病歸

禁方春畋獵

初有議禁民畋獵犯者抵死左司郎中韓若愚字希賢保定滿城人曰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衆以為然遂輕其刑

太史令郭守敬卒

自宋以來學者于天文水利多不講守敬獨能任其絶學以成一代之制太史令王恂每見其制度精巧

深歎服之所著推步測驗諸書並藏于官卒年八十六

冬十月以趙孟頫為翰林學士承旨

帝在東宮素知孟頫名及即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至是拜翰林學士承旨有間之者言國史不宜令孟頫與帝曰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呶呶何也復厚賜之

十一月周王和實拉逃居漠北

和寶拉次延安其臣圖古勒此又一圖古勒非前右丞相之圖古勒也及武宗舊臣哩日舊作哩什今改後仿此等來會常侍嘉琿舊作教化今改後仿此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意由纔構致然請聞之朝廷庶可圖塞離間遂與陝西丞相阿斯罕舊作阿思罕今改後仿此平章塔齊爾此又一塔齊爾非前博勒呼之從孫也行臺御史大夫圖魯卜舊作脫里伯今改從仿此中丞托歡發關中兵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已而塔齊爾背約襲殺阿斯罕嘉琿于河中和寶拉西走至金

山西北附諸王察克台舊作察阿台今改後仿此等部居之

十二月立子碩迪巴拉為皇太子

仍兼中書令樞密使

丁巳四年春二月詔郡縣復置義倉

夏四月不雨

帝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奈何蕭拜珠契丹舒穆嚕氏時為平章政事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邪拜珠惶

愧頃之帝露香禱于天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

曰朕為民祈雨何避焉

六月特們德爾罷以阿薩爾為右丞相

特們德爾之再入相怙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為平章政事蕭拜珠稍牽制之中丞楊多爾濟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己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特們德爾使家奴脇留守賀勝（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巴延以小字行）使出之勝不可多爾濟廉得特們德爾受弼賂鉅萬萬家奴猶數千乃與拜珠及勝奏之而内外

特們德爾姦貪欺罔至廷臣交章論劾按治亦非難事何致任其逋匿藉庇倖全竟爾徇恩廢法且罷相未逾年旋得負緣復進遂以貽害將來仁宗雖慈儉

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桀黠姦貪欺上罔下占據晉王田及衛兵牧地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珍玉之賄動以萬計誤國之罪又在僧格阿哈瑪特上四海疾聞咸願車裂斬首以快人心奏上帝震怒特們德爾懼逃匿太后宮帝為不御酒食數日以待決獄盡誅其同惡数人特們德爾終不能得多爾濟持之益急太后召多爾濟責之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還多爾濟為集賢學士

足稱而繼于英斷則姑息之為患也

命優恤蒙古部民及衛士

帝諭省臣曰比聞蒙古諸部困乏往往鬻子女于民家為奴婢其命有司贖還各部又帝出見衛士有弊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于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于朕因命賜之錢帛

秋九月以博迪蘇（舊作伯答沙今改後仿此）為右丞相阿薩爾為左丞相

初阿薩爾奏事畢帝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于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阿薩爾因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臣臣西域人不厭人望因懇辭遂以宣徽使博迪蘇爲右丞相阿薩爾仍左丞相

嶺北即和林路元初置和林總管府至仁宗皇慶元年改名和寧路總管府立嶺北等處行中書省以統之

地震三日

五年戊午春正月賜邁珠舊作買住今改後仿此爵魯國公

邁珠由湖廣平章政事進爵魯國公大司農未幾御史言比年以名爵太濫方詔裁罷近聞吏部鑄太尉司徒等印二十有六此輩無功于國載諸史冊貽笑將來宜令革去從之

二月癸巳朔日食

寫金字佛經

詔書西天字維摩經共糜金三千餘兩初宣徽院賜歲會內佛事之費以斤數者麪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密共五萬餘蓋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至是僧徒冒利無厭歲費滋甚較之大德數又加倍

夏六月術者趙子玉謀作亂伏誅

魏王阿穆爾克順宗長子仁宗之兄續綱目作衛王考元史宗室世系表及諸王表並作魏王續綱目蓋沿本紀之誤又阿穆噶舊作阿木哥今並改正貶高麗子王言于王府司馬曹圖布台舊作脫不台今改後仿此曰阿穆爾克名應圖

識因潛謀備兵艤航海往高麗取阿穆爾克至大都

俟時而發行次利津縣金置元隸濱州今屬武定府事覺詔誅子

玉等七人

冬十一月增江南茶稅

初世祖時置榷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南及兩淮

茶稅尋改江西其稅自二萬四千錠以漸增至一十

九萬二千八百錠至是又因江西茶副帕哈勒建音舊作

法忽魯丁今改後倣此言立減引增課之法勅以二十五萬錠

為額復增至二十八萬九千餘錠郡縣所輸竭山谷之產不能充其半餘皆鑿空取之民閒歲以為常時轉運司得以專制有司凡五品以下官皆杖決州縣莫敢誰何江南僉事鄧文原字善之綿州人徙錢塘請罷其司俾郡縣領之不報

己未六年春二月丁亥朔日食

夏四月以特們德爾為太子太師

特們德爾家居未逾年復夤緣為太子太師中外聞

之莫不驚駭時御史中丞趙世延論其不法數十事並內外臺劾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然以太后之故皆不聽

揚州火燬官民廬舍二萬三千五百餘區

六月山東淮南諸路大水

冬十二月詔太子參決朝政

帝嘗顧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為安耶朕惟祖宗

創業艱難恒懼不能守成使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至是復語左右曰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為太上皇與若等遊觀西山以終天年羣臣遂皆稱善右司郎中伊嚕特穆爾布凌錦都爾伯特氏按伊嚕特穆爾舊作月魯帖木兒布凌錦都爾伯特氏舊作卜領勤多禮伯臺氏今並改後倣此曰臣聞昔之所謂太上皇若唐元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為之願陛下正大位保無彊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乃止

庚申七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

帝崩

壽三十六國語稱曰布延圖皇帝布延圖蒙古語有福之謂元史舊訛作普顔篤今譯改

史臣曰仁宗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兼曉釋典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顔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賞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惨惻移時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成憲云

太后以特們德爾為右丞相

帝崩方四日特們德爾遂以太后命復入中書後數日參議省事齊克慎堅舊作乞失監今改有罪應杖太后命笞之太子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所以正天下也徽政院使錫哩瑪勒復以太后命請遷轉朝官太子曰此豈除官時邪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俟予即位之後議于宗親元老賢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

二月籍江南冐為白雲僧元時釋教領于宣政院有曰禪曰教曰律又有曰白雲宗

白蓮宗者為民

先是省臣言江南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强奪民田二萬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司空名爵已奉旨追奪請汰其徒并還所奪民田江浙省臣亦言明仁擅度僧四千八百人贓收鉅萬至是始正其罪籍其冐度為僧者復為民

特們德爾殺前中書平章政事蕭拜珠御史中丞楊多爾濟

初特們德爾以蕭拜珠及多爾濟攻其姦惡必欲報之至是以大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使錫哩瑪勒御史大夫托克托呼（舊作秃秃今改）雜問之責以前違
太后旨之罪多爾濟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特們德爾又引同時為御史者二人證其罪多爾濟唾之曰汝等嘗備員風憲乃為是狗彘事耶坐者皆慚俯首特們德爾即起入奏未幾稱旨執二人戮諸國門之外皆殺之

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恂懼道路相視以目復欲奪多爾濟妻劉氏與人劉剪髮毀容自誓乃免時特們德爾日思報復讐怨誅戮不已左丞張思明字士瞻其先獲嘉人徙輝州謂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柰何不可不熟慮也衆皆危之特們德爾大悟曰非左丞言幾悞吾事特們德爾怨上都留守賀勝嘗發張弼之獄又奏其便服迎詔為不敬殺之籍其家

三月太子碩迪巴拉即位是為英宗

李孟欣然就集賢之拜不但消沮奸謀且亦深合人臣大義所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加特們德爾為太師

尋詔中外毋沮議之特們德爾既復相即奏委平章王毅右丞高昉等徵理在京錢穀虧耗者七十八萬石及諸路歲貢幣帛稍紕繆者俱責償所司程督嚴刻怨讟復興

奪李孟封爵左遷為集賢侍講學士

特們德爾以孟初不附已譖搆于上盡奪其前後封

不解者英宗在東宫時素知孟之為人豈竟漫無決擇乃始則愕然于其倂就繼復顧巴爾齊蘇詰其不肯為是官之語則是奸黨詭計英宗早已備悉顧乃任其播弄顛倒徒作徼詞以諷何足以儆僉邪而飭紀綱乎

拜制命仆其先墓碑左遷為集賢侍講學士度其必辭因中害之孟拜命欣然適翰林學士劉賡來慰問即與同入院宣徽使以問曰李孟今日供職例當賜酒帝愕然曰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耶因顧謂特們德爾子巴爾濟蘇（舊作八爾吉思今改後倣此）曰爾輩為彼不肯為是官今定何如由是無敢言者

夏四月近臣獻七寶帶卻之

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鄉

等進賢而為人獻帶是以帶誘朕也其還之

以拜珠安圖之孫為左丞相鼐喇呼塔斯哈雅鼐喇呼舊作乃剌忽塔斯哈雅舊作塔失海牙今改後仿此並平章政事

拜珠初襲為宿衛長帝在東宮聞其賢召之辭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掌天子宿衛而私往東宮我固得罪亦豈皇太子之福邪卒不往帝初即位自太常禮儀院使擢授平章政事至是阿薩爾罷為嶺北行省平章政事遂以拜珠代之

平章政事赫嚕是年二月赫嚕拜平章政事按赫嚕舊作黒驢今改後仿此御史大夫托克托呼舊作脱忒哈令改等謀逆伏誅

有告赫嚕托克托呼阿薩爾錫哩瑪勒等與故約蘇穆爾妻伊呼薩巴舊作亦列失八令改後仿此謀廢立事拜珠曰此輩擅權亂政久矣今猶不懲謀危社稷請鞫狀帝曰彼若借太皇太后為詞奈何命悉誅之籍其家

六月以剛哩克托都為御史大夫既而罷之

時嗒濟爾舊作帖赤令改為御史大夫剛哩克托都既被召嗒

英宗既知世延之無罪特們德爾欲報私怨而誣諂之則當即為昭雪而置姦黨於法乃於世延猶因繫兩年復因拜住進言始得免於縲絏而特們德爾則

齊爾忌之奏改江南行臺復嗾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將徒之雲南會塔齊爾誅乃解家居不出者五年而卒

詔免沙門繇役

秋八月下四川平章政事趙世延獄

初世延既解中丞出為四川平章特們德爾猶怨之不已仁宗崩即屬其黨誘世延從弟索約爾哈呼（舊作胥益兒哈呼今後從仿此）誣告之逮世延置對既遇赦猶鍛鍊成獄請置極典詔以經赦置不問特們德爾更以他事

始終置之不問何所顧忌而不能自主若此法令不行徒於侍曰前自表英察豈不滋貽笑哉

白帝縶之刑曹逼令自裁世延不為動帝獄北涼亭（在今獨石口外舊開平城南有東西二涼亭元時巡幸駐蹕處）顧謂侍臣曰趙世延

先帝所尊禮而特們德爾妄入其罪數請誅之此殆報私怨爾朕豈能從之侍臣皆叩頭謝然猶囚縶經再歲既而索約爾哈呼自以所言涉誣亡去丞相拜珠為言其無辜始得釋因著令原告逃亡百日不出則釋待對者

冬十一月始服兗冕享大廟

帝將以四時躬享太廟命禮官與中書翰林集議其禮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毋以朕勞于對越而有所損焉至是以恭謝太廟乃備法駕服衮冕以行禮至仁宗室輒欷歔流涕左右感動自是始以明年正月四時親享歲以為常禮畢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莫不聳觀

河南饑

帝召羣臣問故皆莫對帝曰良由朕治道未洽卿等

封事徑達御前則下情不得壅于上開而元惡大憝亦嚴然有所畏忌此良法也特們德爾乃欲開視始行入奏直恐人之訐其隱惡而思以能感上聽役擅之端將自此而益熾因上行私

又不盡職致陰陽不和災害洊至自今宜各務勤恪以應天心毋使吾民重困

詔上書言事者得專達

特門德爾奏比詔内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乞令臣等開視乃入奏聞帝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如細民訴訟者則禁之

英宗皇帝

辛酉 至治元年春正月罷元夕張燈于禁中

雖笑大爲決宗雖未允所請而亦累其嘉歎以懲艾之法紀必在乎

帝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爲鼇山時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以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具疏因拜珠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直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廷宮掖之嚴邃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搆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仍賜尚服金織幣帛各一以旌其直既而帝如上都以察罕腦兒行宮制度卑隘欲更廣之拜珠曰北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陛下初登大寳不求民瘼而遠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民望帝即爲罷役察罕腦兒注見前

二月建壽安山即五華山在今宛平縣西寺殺監察御史觀音保等

詔建大刹于京西壽安山督役甚急御史觀音保索

約勒哈達密實伊吾盧人德呼威蘇之子續綱目誤分二人今從本傳改正按索約勒哈達密實舊作鎖咬兒哈的迷失德呼威蘇舊作迭里威失今並改後仿此成珪李謙亨以

歲洊饑且東作方興上章直諫時特們德爾之子索

諾木舊作鎖南今改後方此為治書侍御史與臺諫有隙密奏

其訕上揚直大不敬帝怒殺觀音保索約勒哈達密

實杖珪謙亨流尼魯爾罕地尋詔增壽安山寺役卒七千人又冶銅五十萬

斤鑄佛像置中瑞司以領之尼嚕罕舊作奴兒干元屬海蘭府碩達勒達等路明置尼嚕罕都司今為寧古塔界內地

夏五月遷武宗子圖卜特穆爾即文宗武宗次子周王和實埋之弟也舊作圖帖睦爾今改後仿此于瓊州時特們德爾懷私固寵搆釁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危中政使時改典內院為中政院秩二品掌皇后服御耀珠舊作咬住今改後仿此告托歡徹爾等交通親王于是徙圖卜特穆爾居海南因禁日者毋交通諸王駙馬掌陰陽五科者毋泄

占候

六月癸卯朔日食

禁妄言時政

時太白經天趙宏祚等以上書言事勒歸田里因禁

妄言時政

渾河溢

被災者二萬三千二百餘户時大雨滹沱河及巨馬

河在涿州西北自淶水縣流入與琉璃河合即古桃水也俱溢

當有功罰有罪
王者馭下之大

冬十二月立皇后依奇哩氏昌國公主伊勒噶雅之女按依奇哩氏舊作亦啟烈氏伊呼噶雅舊作益里海涯今並改譯仍從

壬戌二年春正月勅有司卹孔氏子孫貧乏者

二月禁捕駕鴦

違者籍其家

免河間河南陜西十二郡民租之半

以旱勞民饑故也

秋七月特們德爾死

推特們德爾罪
惡於著英宗既
察見之而稱聽
其優游養安保
首領于牖下待
其已死始籍其
家削其爵是縱
惡于生前英宗
安得謂英乎

特們德爾自復相以來恃其權寵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有不報帝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其所為乃任拜珠委以心腹由是特們德爾漸見疏外因稱疾不出及聞拜珠奉旨往立其祖安圖碑于范陽將復莅省事入朝至內門帝聞其來遣人止之遂怏怏而還尋死于家

太皇太后鴻吉拉哩崩 諡莊懿慈聖

時有司將以十月有事于太廟太常奏國哀以日易

月旬有二日外乃舉祀事帝曰太廟禮不可廢迎香

去樂可也

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以拜珠為右丞相

特們德爾死進拜珠右丞相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

十一月甲午朔日食

癸亥三年春正月起王約吳元珪韓從益商議中書省事

吳澄為翰林直學士

時約等以年老致仕丞相拜珠一新政務尊禮老臣傳詔復起約等俾以其禄家居每日一至中書省議事至治之政多所參酌澄在延祐初詔起為集賢學士以疾不果行至是亦以拜珠薦起為翰林直學士

罷上都諸路金銀冶

上都雲州古望雲州地遼直縣金為州後廢今亦城縣北雲州堡是興和金撫州地元改興和路今張家口外鑲黃等旗木廠地是宣德金置州元改為府今宣化府是奉聖州遼置今宣化府保安州是及鷄鳴山在今宣化縣東南房山黄蘆三叉諸金

銀冶聽民採煉以十分之三輸官

二月頒行大元通制

時法制不一有司無所遵守命樞密副使完顔納丹侍御史曹伯啓（字士開濟寧碭山人）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為條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伯啓言五行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于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于人也法當改易丞相是之會伯啓除浙西廉訪使

不果行

命御史大夫特克錫舊作鐵失今改後仿此振舉臺綱

帝初即位特克錫以太醫院使拜御史大夫尋命領左右阿克蘇衛百官志至元初立阿克蘇巴圖魯達魯噶齊名阿克蘇軍至大三年立衛至是

命其振舉臺綱詔諭中外帝又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奸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為耳目曩者特門德爾貪饕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以懲後

勅寫金字藏經

時方書金字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蘇蘇舊作速速今改從坊

詔學士吳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此

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

聞而輪回之說不過謂為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

品與日月齊光為惡者死則下淪汙穢其極下與沙

蟲同類其徒遂創為薦拔之論以惑世人今列聖之

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

不知其幾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

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

夏四月詔行助役法

遣使考示税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掌

之收其税實以助役費官不得預

六月追奪特們德爾官爵

特們德爾既死罪惡日彰監察御史蓋繼元宋翼言

其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碑并

追奪官爵及封贈制書籍沒其家貲

大風拔木

大風雨雹拔柳林行宮木二千餘株

奉元元改陝西行省為奉元路即今西安府治也行宮正殿災

帝語羣臣曰世皇建宮室至朕而毀是朕不能圖治之故也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棉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

秋七月詔減海運糧

拜珠以海運糧視世祖時頓增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充滿奏乞歲減二十萬石帝遂并特們德爾所增江淮糧免之

八月御史大夫特克錫弑帝于南坡及右丞相拜珠

初特們德爾旣奪爵籍產特克錫等以奸黨不自安帝在上都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珠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旣而懼誅者復陰誘羣生言國當有厄非作佛

事而大赦無以褒之拜珠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邪奸黨聞之益懼乃生異謀至是帝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特克錫與知樞密院事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鐵木兒今改）諸王額特布哈（舊作按梯不花今改）等謀逆以特克實所領阿蘇衛兵為外應特克錫先與前平章政事徹辰特穆爾（舊作赤斤鐵木兒今改）殺拜珠而特克錫直犯禁幄手弒帝于卧所時年二十一國語稱曰格根皇帝（格根蒙古語明鑒之謂元史舊訛作格堅今譯改）

南城之禍史臣謂英宗果於刑戮奸黨畢誅遂構大變謬戾極矣夫特們德爾結黨肆惡英宗並未稍加詰究即其死後聲罪籍產而于其奸黨亦槩不為窮治皆由姑息養奸以致釀成禍亂使當時逆其黨與按法誅除以靖根株則朝右肅清亂臣何

史臣曰帝性剛明常以地震撤樂減膳近臣有稱觴賀者叱曰朕方修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謟邪耶拜珠進曰咎在臣等宜求賢自代帝曰毋多遜朕之過也嘗謂宰執曰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儒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邪其明斷多類此然以果于刑戮奸黨畢誅遂構大變云

諸王額特布哈等奉璽綬迎晉王伊蘇特穆爾晉王噶瑪拉長子裕宗嫡孫舊作也孫鐵木兒今譯改于北邊九月晉王即位于龍居河是為泰定皇帝龍居河即臚朐河今名克魯倫河在喀爾喀界內

初噶瑪拉薨其子伊蘇特穆爾襲封晉王仍鎮北邊

由逞其延孫不此之責而歸咎於人畏刑誅甚矣史臣之無識也

領四大鄂爾多之地王府內史道拉錫西域人舊作倒剌沙今改後倣此得幸于王嘗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克繖事丞相拜珠得入宿衛久之哈克繖知特克錫欲傾害拜珠遂脫歸是年三月宣徽使塔坦舊作探忒今改來王邸為都爾蘇言主上將不利於晉王由此二人深相要結八月二日特克錫密遣烏嚕斯舊作斡羅思今改告晉王曰我與哈克繖額森特穆爾實達爾舊作失禿兒今改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為皇帝又告道拉錫曰汝與延斯固舊作

晉王初因烏嚕斯而告逆謀正也及聞英宗遇弑即當入朝討賊以雪神人之憤則君臣大義王室懿親庶爲兼盡乃因逆黨璽綬奉迎遷既大位而中書樞密分任亂臣則輿肘預逆謀何異雖從遴黜之請驕僭犀山乃惟計箸一己之善名而不務戡

馬速忽令改知之弗令舒瑪爾節舊作旭邁傑令改得聞也於是

王命因烏嚕斯遣巴勒密拉錫舊作別烈迷失令改等赴上都以逆謀告未至帝遇弑諸王額特布哈及額森特穆爾奉皇帝璽綬北迎王于鎮所遂即皇帝位于龍居河大赦天下

冬十月特克錫額森特穆爾伏誅

帝初即位以額森特穆爾爲右丞相特克錫知樞密院事至是諸王滿努舊作買奴令改言于帝曰不誅元凶

國家之大難律以春秋直筆其能免于趙盾之書耶

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從而知帝深然之于是誅額森特穆爾旺扎勒舊作完者今改索諾木特克實之弟按此又一索諾木非特們德爾之子也圖們舊作禿滿今改等于行在所命舒瑪爾節寧珠舊作紐澤今改入京師收特克錫及其黨徹辰特穆爾等悉誅之戮其子孫籍沒家產惟特們德爾子前治書御史索諾木議遠流張珪曰索諾木從逆賊親斫丞相拜珠臂乃欲活之邪尋亦伏誅餘黨俱免官

十一月帝至大都

廟主致為盜竊
亦出非常事可

詔雪楊多爾濟蕭拜珠等冤

御史言特們德爾專政誣殺楊多爾濟蕭拜珠賀巴延（即賀勝）觀音保索約勒哈迪衮實黥竄李謙亨成珪罷免王毅高昉張志弼請昭雪之詔存者召還録用死者贈官有差

追尊考晉王為皇帝

廟號顯宗母鴻吉哩氏曰宣懿淑聖皇后

竊盗太廟神主

繼而不問太常奉祀不謹事關宗祏又不得僅律以尋常典守之愆雖因張珪言止其遷官而不聞加之譴責求數正而武宗之末復竊良由憲典不飭致無所儆也至若以木為主古今通義範金為鄰于褻瀆而殊之並非所以欽先前人立法固為

太廟神主制皆用黄金為之至是仁宗及莊懿慈聖
皇后金主為寇所竊太常博士李好文（字惟中大名東明人）言
在禮神主當以木為之金玉祭器宜貯別室不從時
參知政事瑪喇勒（舊作馬剌今改後仿此）兼領太常禮儀使當
遷左丞集賢大學士張珪曰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
罪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格

流諸王伊嚕特穆爾等于邊地

伊嚕特穆爾雲南額特布哈海南庫魯克布哈（舊作曲呂

未善然其時祭
器尚議刑于列
室而神主未能
恢于尊藏祼禮
之歷又誰其咎

不花今改後仿此尼嚕罕博囉烏嚕斯布哈舊作兀魯思不花今改後仿此
海島並坐與特克什逆謀故也
封滿努為泰寧宋縣今屬福建邵武府王
舒瑪爾節等言南坡之變諸王滿努逃赴潛邸願効
死力且請誅戮元凶上契宸衷嘗嘉奬諭令臣等議
宗戚中能自拔逆黨者惟有邁努請加封賞以示激
勸遂以泰寧縣五千戶封滿努為泰寧王
以都爾蘇為左丞相

茂穆蘇舊作馬某沙今改後仿此寧珠索多舊作鎖克今改後仿此並加光

祿大夫賜鈒瑪爾節等金有差以討逆功也

泰定皇帝

甲子泰定元年春正月召圖卜特穆爾于瓊州

時命諸王遠徙者悉還其部遂召圖卜特穆爾于海

南阿穆噶于大同

二月開經筵

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及擇師傅令太子及

諸王大臣子孫受學章上遂命平章政事張珪等以
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
立皇后鴻吉哩氏元史帝紀作巴拜哈斯氏按后本鴻吉哩氏巴拜哈斯其名也今依后妃列傳改正又巴拜哈斯舊作八八汗今改立子喇實晉巴舊作阿速吉八今改後倣此為
皇太子
夏四月大風地震
時帝在大都以烈風地震戒飭百官并詔大都守臣
集議以聞張珪乃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

官極論當世得失詣上都奏之畧曰特們德爾與特克實之徒結為父子終以遺患構成弑逆其子索諾木親與逆謀令復給還所籍家產其諸子尚在京師夤緣再入宿衛宜仍籍其家產竄其子孫以明不共戴天之義諸王額特布哈博囉伊魯特木爾庫魯克布哈等與特克實逆謀罪止于流竄宜誅之以謝天下遼王托克托居鎮遼東因國家有變報復仇怨殺親王妃主百有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今不之罪乃復厚賜放還臣恐國之紀綱從此不振況令死者含冤感傷和氣宜奪制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武備卿濟哩前太尉布哈矯制令英實强收鄭國寶妻噶哈刑曹逮鞫服實竟原其罪夫匹婦銜冤三年不雨宜仍赴刑曹鞫正其罪買胡中書寶物分珠寸石價直數萬夫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饑寒之物是皆時貴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價直且至十倍彼此通同瞞

行分用宜行禁止蓋古聖君惟誠于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未嘗徼福于僧道也至元三十年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迨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為例已倍四之三矣此年佛事愈繁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宜罷功德使司及累朝忌日醮祀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停罷遊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官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為甚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減汰自特們德爾專恣至特克實構逆良善枉死皆未申理其冤宜加褒贈優叙其子孫天下繫囚冤滯宜命省臺選官審錄結正邊遠鎮利病宜令行省行臺體究興除廣海鎮戍卒更病者宜給粥食藥力死者給鈔貴所司及同鄉者歸骨于其家廣東採珠勞擾宜悉停罷至元三十年以後冗員宜差減

併不該常調之人不得濫入常選凡官養馬駝宜如大德團糧之制所賜勲戚及官者之田悉拘還官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役之左右之臣非有功勲勞効著明實跡不加以賞賜請皆著為令

按濟哩舊作即烈噶哈舊作古哈今改從仿此

書凡數千言詞甚切至帝皆不從

冬十月命左右丞相日直禁中

乙丑

二年春正月命懷王圖卜特穆爾出居建康

初圖卜特穆爾自海南召還至潭州復命止之居數月乃還大都封為懷王至是又命出居建康

大臣典領衛兵職任尊而兼有統攝如果委任得人制馭得當于事未為無益若特克實等楙成逆謀由于森棠之交通而不繫于兵權之相屬尊達布哈戀于前事請罷大臣兼領雖亦杜漸防微之見然不免因噎廢食

夏五月河溢汴梁

六月革大臣兼領軍務

參知政事尊達布哈舊作左塔不台今改後倣此言大臣兼領軍務前古所無特克實以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以知樞密院事領衛兵如虎而翼故成逆謀今軍衛之職乞勿以大臣領之庶勲舊之家得以保全從之

冬十月都爾蘇罷為御史大夫十一月復以為左丞相

十二月以達實特穆爾舊作塔失帖木兒今改後倣此為右丞相

並加開府議同三司録軍國重事仍封達實特穆爾薊國公

丙寅三年夏四月畿内河北山東饑

初張珪告歸保定上冡帝思念之召還問曰卿來時民間如何珪曰臣老少賔客不能逺知保定真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雖賑以金帛恵未及者十五六帝惻然命賑糧四月至是復令免三路及濟南等郡縣民半租張珪尋以病退居西山得㫖還家歳餘而卒

禁西僧馳驛擾民

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金置府原屬鞏昌路今仍為府隸甘肅）靜（當作靜寧元置州今屬平涼府）會（金置州元移治西寧縣後廢今縣屬鞏昌府）定西（金置州元移治安西縣今鞏昌府定縣是）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汚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反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

家之製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得以糾察不軌至是聞其擾民禁之

秋七月河決陽武

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汴梁樂利堤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冬十月賜大天源延聖寺田

初帝命建顯宗神御殿于盧師寺在今宛平縣盧師山後改名清涼寺

額曰大天源延聖寺奉安御容至是又賜吉安臨江二路田千頃中書省臣言養給軍民必資地利況土地祖宗所有子孫當共惜之臣恐玆後藉為口實妄興工役徼福利以稱私欲也帝嘉納之然不能用

十二月赦

都爾蘇當國與平章額卜德呼勒西域人以皇慶二年五月延祐四年六月至治三年十月二為平章政事額卜德呼勒舊作烏伯都剌今改以私意欲因赦酬累朝賈胡所獻諸物之直及擢用英廟至今為憲

臺奪官者頗卜德呼勒自禁中出至政事堂集宰執僚佐以詔藁示左司都事宋本字誠夫大都人本曰今天儆災異而畏獻物未酬直者憤怨此有司細故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憲司褫有罪者官世祖成法也方今上即位累詔法世祖若擢用之是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後復有邪佞贓穢者將治之邪置不問邪宰執聞本言相視嘆息罷去明日宣詔竟本遂稱疾不出

丁卯四年春正月御史臺臣請親祀郊廟不允

先是監察御史趙思魯字希顏霸州文安人以大禮未舉言天子親祀郊廟所以通精誠迎福釐生烝民阜萬物百王不易之禮也宜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至是御史臺臣復以為言帝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攝之

夏四月盜竊武宗神主

旱蝗民饑

秋八月山崩地裂

泰定在位五年統承元統其子阿蘇奇布天下臣民咸知尚幼嗣則繼之乃世及之常是年八月以後統系自應屬之天順若

通渭縣（應作通渭縣宋置今屬鞏昌府）山崩硐門地震有聲如雷書晦天全道（漢從縣地元置硐門宣撫司又分置天全招討司今改設天全州治硐門城屬雅州府）山崩飛石斃人鳳翔興元成都峡州江陵地同日皆震

九月丙申朔日食

戊辰　致和元年（八月帝阿蘇奇布即位改元天順九月圖卜特穆爾僭稱天歷元年　按阿蘇奇布即位于上都紀亦循踰年之例改明年為天順今又因是年九月圖卜特穆爾僭立于大都改元天歷十月上都被陷天順帝不知所終八月後元統無屬故變例以天順改元分注其圖卜特穆爾所稱天歷則直書僭號以云）

春二月帝如上都命簽書樞密院事雅克特穆爾（奇卜）

圖卜特穆爾因燕特穆爾構釁遂逞逆謀僭竊位號兵犯上都至剌窮窘已不知所終實與弑逆無異滿綱目乃以圖卜特穆爾所冊天歷附注是年兩于天順竟沒其號殊乖順逆之理至明宗為武宗長子大都竊據之事本未與聞及圖卜特穆爾遣

察克氏綽和爾第三子舊作燕鐵木兒綽和爾舊作牀兀兒今改等居守

從懷王圖卜特穆爾于江陵

初圖卜特穆爾出居建康以殊祥院使額森鼐舊作也先捏今改後倣此掌其衛士至是額森鼐私至上都與都爾蘇等共謀復遣使還之于江陵

夏四月禁蒙古色目人居親喪

達實特穆爾都爾蘇請凡蒙古色目人效漢法丁憂者除其名從之

使來寳冊進即位和寧名分已定天順既亡神器非明宗誰屬又豈可以其未有紀元而去其帝號續綱目于己巳歲止紀天歷二年而明宗竟削而不書是非尤為失當今于致和元年附注天順改元以存其號並注圖卜特穆爾僭號以著其罪而已

秋七月寧夏地震

帝崩于上都

壽三十六文宗不為立廟謚世止稱為泰定帝史臣曰泰定之世災異數見君臣之間亦未見其引咎責躬之實然能知守祖宗之法以行天下無事號稱治平

八月簽書樞密院事雅克特穆爾謀逆執中書省臣額卜德呼勒等下之獄遣使迎懷王圖卜特穆爾于江陵

已戚則大書明
宗元年至翔郭
發國變故以後
元統無歸然後
繫以天歷庶書
法得平而大義
亦足昭千古因
揭其大指如此
武宗既傳子弟
其子即無統業
可承而泰定帝
已成其為君儲
嗣現存神器自
有專屬乃雅克

初雅克特穆爾以泰定帝由晉邸入繼與諸王滿都舊作滿禿今改等乘帝有疾恒懷異圖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欲迎其二子周王和實拉及懷王圖卜特穆爾立之至是帝崩于上都都爾蘇專權自用踰月不立君朝野恐懼皇后皇太子遣使詣大都命平章政事額卜德呼勒收掌百司印章及諭安百姓于是雅克特穆爾與安西王喇特納實里舊作阿剌忒納失里今改後倣此陰結勇士八月甲午黎明百官集興聖宮雅克特穆爾率

特穆爾忽逞逆圖謬託受武宗恩寵之言以自文遂迎周懷二王入繼于情理俱為不順其意不過欲假援立之功以泥寵肆志遂成圖卜特穆爾篡弑之謀則雅克特穆爾實為罪首至泰定既崩都爾蘇惟知專權自利踰月不立君致

其黨十七人兵皆露刃號于眾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斬執平章政事烏卜德呼勒御史臺臣特默格左丞托多按特墨格舊作鐵木哥托多舊作朵朵今改後仿此參政王士熙等下獄與安西王入守内庭分處腹心于樞密命前參政明埒棟阿舊作明理董阿今改後仿此乘驛迎圖卜特穆爾于江陵推前湖廣左丞拜布哈舊作別不花今改後仿此為左丞相詹事塔斯哈雅為平章蘇蘇為左丞王布琳濟達舊作王不憐吉台今改後仿此為樞密副

亂臣乘閒釀禍其罪亦與亂臣等耳

使與右丞趙世延等分典庶務時有諸衛軍無統屬者及謁選并罷退軍官皆給之符碑以待調遣衆既受命皆注目而立未知所謝乃指使南向拜衆驚竦毛髮凜然始知其意在懷王也雅克特穆爾直宿禁中達旦不寐一夕再徙人莫知其處者將一月又恐人心疑懼令達實特穆爾矯為南使云懷王旦夕且至復令奈瑪台舊作乃馬台今改從此為北使稱周王亦從諸王南來矣

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巴延（默爾吉齊特氏默爾吉齊特舊作茂里吉觧今改）殺參知政事托博台（舊作脫別台今改）初莽賚托噶至河南以密謀告巴延巴延從之遂殺平章奇拉尔（舊作曲烈今改後倣此）右丞拜特穆爾（舊作別帖木兒今改後倣此）等別遣兵南迎圖卜特穆爾而躬自勒兵以俟參知政事托博台獨曰今蒙古軍馬與宿衛之士皆在上都而諸隘守兵單弱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巴延不從是夜托博台手刃欲殺巴延巴延覺遂拔劍殺

托博台而奪其所部軍器馬匹托博台特穆爾發江陵

遣使以巴延為河南左丞相

諸王滿都等謀叛附于雅克特穆爾伏誅

諸王滿都阿穆爾台（舊作阿馬剌台今改後仿此）宗正庫庫楚平章瑪嚕（舊作買閭今改後仿此）集賢學士烏嚕斯布哈太常禮儀院使噶海齊（舊作哈海赤今改後仿此）等十八人同謀附雅克特穆爾事覺悉為都爾蘇所殺

皇太子阿蘇奇布即位于上都

時年九歲改元天順遣梁王旺辰梁王蘇克繖之子䦇宗之孫舊作王禪今改右丞相達實特穆爾將兵分道討雅克特穆爾懷王圖卜特穆爾入京師

以明埒董阿庫庫台舊作潤潤台今改蘇蘇並為平章政事曹立為右丞巴延為御史大夫趙世延為御史中丞高昌王特穆爾布哈舊作鐵木兒補化今改知樞密院事尋又殺平章政事額卜德呼勒流左丞托多等于遠州一後年復徵托多等十二入于貶所放歸田里

九月圖卜特穆爾僣位

圖卜特穆爾既至雅克特穆爾以爲擾攘之際不稱大號不足以係天下之志圖卜特穆爾以周王和實拉在漠北欲虛位俟之雅克特穆爾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圖卜特穆爾曰必不得已當明著吾志播告中外遂襲帝位改元天歷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大赦封雅克特穆爾爲太平王加右丞相知樞密院事加巴延太尉

梁王旺辰等兵入居庸關與雅客特穆爾戰敗引還

初雅克特穆爾之弟薩敦（舊作撒敦今改）子騰吉斯（舊作唐其勢今改）皆在上都密遣人召之來歸使薩敦將兵守居庸關騰吉斯屯古北口及旺辰等兵次榆林雅克特穆爾將兵拒之遣薩敦先馳至榆林西乘其未陣薄之旺辰兵稍却時諸王額森特穆爾兵自遼東入遷民鎮（遼置遷民縣金廢為鎮在今府寧縣東相傳山海關即鎮故址）圖卜特穆爾復令雅克特穆爾禦之次于薊州旺辰等兵破居庸關雅

克特穆爾聞之倍道還軍逆戰于榆河一名濕餘河俗名富河自居庸關南流至通州北入白河漢書地名志軍都縣濕餘水東至潞南入沽是也之北旺辰兵復不利追至紅橋在昌平州西南阻水而陣相持者累日旺辰再戰再北遂率餘衆遁還

靖安王庫庫布哈舊作濶不花今改後仿此等兵破潼關河南大震庫庫布哈等以兵應上都自陝西東擊潼關破之遂克閿鄉陝州行臺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此又一額森特穆爾非諸王額森特穆爾也分兵北渡河中趨懷孟河東官吏皆棄城

走特默格南過武關破鄧州直趨襄陽下郡縣千餘
横絶數千里河南大震
諸王額森特穆爾等兵破通州遂趨京師雅克特穆爾
拒之引還
特們德爾舊作禿滿迭兒今改及諸王額森特穆爾軍破通州
將襲大都雅克特穆爾急引軍還擊之陽翟王太平
太宗第七子密特哩大王之元孫密特哩舊作密哩今改敗沒死者蔽野餘兵皆
潰散而還

諸王呼喇台舊作忽剌台今改後倣此等兵入紫荆關在易州西即太行第七陘也宋時謂之金陂關金元以來皆名紫荆

守關軍士皆潰散遂乘勝進逼京城與額森鼐等軍遇于良鄉南轉戰至盧溝橋閘雅克特穆爾梭兵益至遂引去

冬十月圖卜特穆爾遣使至陝西省臣執之送上都初雅克特穆爾名陝西行省平章特默齊舊作探馬赤行臺御史穆齊爾台舊作馬扎兒台今並改後倣此皆不至至是使

圖卜特穆爾之
弑明宗人皆知

者頒懐王即位詔于甘肅至陜西行省行臺官焚毁其詔執其使械送上都既而使者持詔至浙江歸言省臣亦皆不服懐王恚欲誅之左司郎中棠丹（蒙古人棠）黨（舊作自當今改從訪此）見雅克特穆爾曰雲南四川且猶未定乃欲以使臣一言殺行省大臣恐非盛德事況浙江豪奢地使臣或不厭所需造言陷之耳雅克特穆爾入言之事乃止

圖卜特穆爾兵陷上都帝不知所終梁王旺辰遁走遼

之而于天順之事則史氏隱而未發夫天順正位已踰數月諸王郡臣皆推戴爲君圖卜特穆爾乃敢擧兵直犯上都致令不知所終則與躬自弑逆者亦無以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此等正斧鉞所必嚴續綱目畧而不書失筆削之旨矣

王托克托死之

先是齊王伊嚕特穆爾及東路蒙古元帥布哈特穆爾（舊作不花帖木兒今改後倣此）等聞懷王即位先後舉兵趨上都圍之時諸王大臣出戰屢敗勢蹙都爾蘇等遂奉皇帝寶出降梁王旺辰遁走遼王托克托遇害帝不知所終伊嚕特穆爾奉皇帝寶又收諸王百司符印遣兵送都爾蘇等于京師

靖安王庫庫布哈等大敗河南兵進拔虎牢尋引還

庫庫布哈等兵至鞏縣黑石渡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洛水津渡處與河南兵戰大敗之獲其輜重鉅萬遂克虎牢旋引軍至汴會有使者来言上都已破河南省臣遣使招諭庫庫布哈等殺其使臣十餘輩既而圖卜特穆爾復遣使臣諭之乃逡巡引去

十一月圖卜特穆爾還泰定皇后鴻吉哩氏于東安州遣使迎周王和錫拉于漠北

圖卜特穆爾殺梁王旺辰及都爾蘇等

旺辰巽輔幼主自當與共存亡臨難逋逃實乖臣分卒不免于一死其視遼王之捐軀殉國相去奚啻霄壤至道位錫始以寵利自私致憤国事及勢處窮蹙輒爾奉寳出降更不得齒于人類究亦無逃鋒刃而身敗名裂死有餘戮矣

梁王旺辰既逋圖卜特穆爾募有能捕之者官五品以上尋被執賜死都爾蘇戊穆蘇寧珠薩特密什及額森特穆爾皆棄市時復欲盡戮朝臣之在上都者平章政事敬儼（字威卿其先河東人後徙易水）抗論謂是皆常歲從行之人殺之非罪衆賴以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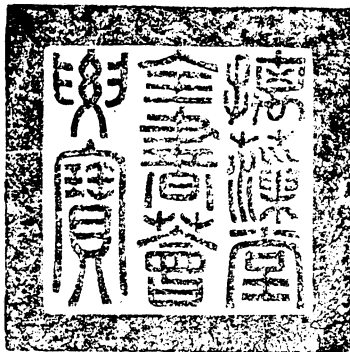
四川平章政事囊嘉岱（舊作囊加台今改後倣此）稱兵燒絕棧道囊嘉岱自稱鎮西王以其省左丞托克托為平章前雲南廉訪使楊靜為左丞殺平章庫齊（舊作寛徹今改後倣此）等

稱兵燒絶棧道

弛蒙古色目人居親喪之禁

自願者聽如舊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七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朱紱

謄錄監生臣彭邦經